

凡人微光

青石板上的朱红

张前伟

当和煦的风掠过梁平的田埂，把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温润，卷进了锦绣家园的石版年画工作室。李老师的鏊子在青石板上又深了一厘米，那是福娃带着笑意的眉峰，每一道石纹里都藏着巴渝人对生活吉祥与美好的期许，藏着刻进骨血的非遗传承。

李家本就是梁平木版年画的世家，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木版年画老匠人，守了一辈子的年画手艺，从刻版、调彩到拓印，样样精通，父亲也跟着爷爷学了半生，家里的堂屋曾是十里八乡最热闹的年画作坊，平日里总挤满了来求年画的乡邻，祖辈的刻刀与朱砂，就这样把年画的根扎进了李老师的骨血里。

童年的篆刻记忆

李老师本名李亚非，他与年画的缘分，便从童年的晨光里开始。那时的他很小，总爱扒着爷爷的作坊门槛，看爷爷握着鏊子在梨木板上刻出遒劲的线条，看爷爷用牛角勺舀起朱砂，兑上清泉细细调开，一抹朱红拓在纸上，秦琼尉迟恭的门神便鲜活起来。他总忍不住伸手去摸那些带着木香与朱砂味的木板，小手被爷爷的大手裹着，捏着小小的刻刀学描福娃的眉眼。

七岁那年，他第一次独立刻出了一张简单的福字年画，拓印出来时，爷爷笑着把那幅年画贴在了自家门楣上，那一抹跳动的朱红，成了他心里最暖的光，也让他下定决心，要把这份祖辈传下的手艺守下去、传下去。

接过爷爷的刻刀

长大后，李老师接过爷爷的刻刀，又琢磨着将木板换成梁平本地的青石，青石质地坚硬，刻出的线条更具风骨，拓印的年画也更耐保存，从木版到石版，他在传承里创新，让梁平年画在青石板上开出了新花。

那一抹朱红，从诞生于明清的木版年画传承中飘然走来，如今依然在梁平的门楣、堂屋间跳动，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，暖着寻常岁月，映着人间美好。

晨光斜斜地切过工作室的木窗，把李老师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的手指在青石板上轻轻摩挲，那些刻了千万遍、古拙粗犷的石刻线条，宛若巴渝人豪爽的性格，在他掌心下仿佛还在呼吸。

梁平石版年画的红，不是都市霓虹的艳俗，是从朱砂里淬出来的温润，像灶膛里暖人的火，像母亲灶台上甜糯的糖画，像孩子们手里攥着的彩纸风车，红得真切，红得暖心。

“门神要威而不凶！”李老师像当年的爷爷一样，一边用牛角勺兑上清泉搅匀朱砂，一边对身边的徒弟说着：“你看这秦琼的脸，轮廓线条要硬，眉眼线条要柔，这才是护家的神，藏着对家人的温软。”

他把刷好朱砂的石版稳稳压在梁平二元纸上，手腕轻轻一沉，朱红的门神便从纸间跳了出来，衣袂飘飘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跨进千家万户的门楣，守护人间烟火。

最珍贵的传家宝

工作室的正墙，挂着一幅清代的木版年画《武将门神》，这是爷爷留给李老师最珍贵的传家宝，也是李家几代守艺的精神寄托。

爷爷曾摸着李老师的头，讲过这幅年画的来历：它并非购买，也不是友人相赠，而是李老师的曾祖父亲手刻制的。大概在百年前，乡里遇灾，百姓日子过得艰难，李老师的曾祖父心疼乡邻，便刻下这幅门神版，拓印了上百张分发给家家户户，说：“贴上门神，心里有念想，日子就有盼头”。

爷爷守着这幅年画，守着曾祖父“以艺暖人”的心意，一辈子刻年画、送年画，用刻刀勾勒美好，用朱砂抚慰人心。这份坚守与温柔，成了李老师刻版时永远的底气，也成了他传艺时始终坚守的初心。

徒弟们的拿手技

李老师如今收了徒弟。徒弟里，各有年岁，各有模样，却都怀着对



李老师制作的年画——《福娃抱柚》

年画的热爱。

大徒弟小王跟着他学了六年，深得技法精髓，如今已能独立刻出《连年有余》这样的经典纹样。小王鏊子落石干脆利落，刻出的鲤鱼鳞片清晰，尾鳍舒展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跃出纸面。

二徒弟小刘学了三年，心思细腻，最擅长刻福娃的眉眼与神态，一笔一划都透着灵动，刻出的福娃憨态可掬，格外讨喜。

最小的徒弟，是隔壁巷的小辰，今年刚满七岁，和当年李老师初摸刻刀的年纪一般大，小小的手攥着迷你刻刀，认真的模样，像极了儿时的李老师……

一次，小辰刻歪了福娃的嘴角，急得眼圈发红。李老师走过去，像当年爷爷教自己那样，用温暖的大手裹着他的小手，轻轻调整刻刀的角度，低声教着：“慢一点，顺着石板的纹路走，福娃的笑要弯弯的，才好看，才讨喜。”

在李老师的指引下，小辰重新刻下线条，拓印出一抹朱红，歪歪扭扭的福娃带着憨态的笑，小辰举着年画，蹦蹦跳跳地和小伙伴炫耀。

瞧着小徒弟那雀跃的模样，李老师想起了当年贴福字年画时，在门楣上的自己，那个七岁的小少年。

“小学徒团”的热闹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趁假期或研学，走进了李老师的石版年画工作室，有小学生、中学生和大学生，他们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好奇，跟着李老师学刻坚硬的石板，学调温润的朱砂，学拓印鲜活的年画。

李老师的工作室里，也总围着一群来学画的孩子，有邻居家的娃，有朋友的孩子，还有李老师的小孙子，今年也刚七岁，跟着小辰一起，成了工作室里最可爱的“小学徒团”。

“我要把梁平的石版年画刻到重庆去，刻到上海去，刻到全世界去。”一个初中的小徒弟捧着自己刻的福娃年画，眼里闪着光，“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在重庆梁平，有这样一抹温暖的朱红，有这样一门动人的老手艺。”

李老师还和镇上的中心小学合作，成了学校的非遗校外辅导员，每周四下午都会带着简易的木版、朱砂和拓纸，去学校给孩子们上年画课。

孩子们的眼睛瞪得像年画里的石榴，好奇地摸着青石板，学着调朱砂、拓年画。

他们最爱的是李老师设计的《冲鸭冲锋图》《福娃抱柚》《马上福禄》等石版年画，那个抱着梁平大柚的胖嘟嘟的福娃，那个双挂湖冲锋的绿头鸭，那匹背着大葫芦的红色奔马，无不令每一张童真脸蛋上都挂出没心没肺的笑。

“这是我们梁平的味道！”李老师摸着孩子们的头，眉眼温柔，“刻年画、贴年画，把美好刻在心里，把温暖传在身边，这就是最珍贵的日子。”

手艺不会冷

温柔的风又起了，把工作室里的朱砂香吹到了都梁广场。孩子们举着新印的石版年画，在广场上追逐嬉闹，朱红的门神、朱红的奔马、朱红的福娃、朱红的飞鸭，在他们手里，像一团团跳动的火，映着孩子们的笑脸，暖了春日的风，也暖了传承的路。

“手艺是什么？”李老师站立在旁，看着那些奔跑的小小身影，轻声说：“手艺是刻在石板上的念想，是握在手里的温度，是一辈辈人传下来的美好。只要有人学、有人守、有人爱，手艺就永远不会冷。”

青石板上的朱红，从未因时光而褪色。它藏在一辈辈匠人的刻刀里，藏在孩子们稚嫩的掌心里，藏在梁平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里。这份传承，是掌心相握的温度，是刻刀相递的美好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。

像巴山蜀水间的草木，生生不息；像梁平的清风，岁岁年年；像故乡田埂上的童年，真真切切；像青石板上的朱红，浓浓淡淡。

梁平的年画，终将在时光里，那些散落在巴山蜀水间的梁平人，紧紧地连在一起，一直鲜艳，一直传承。

作者供图



李老师身旁摆着的，是他的曾祖父刻的年画。